



朝鮮五十天

艾 煊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朝鮮五十天

艾煊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書號：寧 0376

朝鮮五十天

著 者	艾 煊
出版者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南 京 湖 南 路 七 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江 蘇 分 店 (南 京 中 山 東 路 八 十 六 號)
印刷者	見 正 文 最 後 頁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5/8

字數：46,000

定價：2,500元

[寧2]5,001—7,500

一九五四年 六 月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

目 錄

最初看到的·····	一
英雄的友人·····	六
好媽媽金岩田·····	一九
三八綫上的生產隊·····	二五
地下長城·····	二九
訪丁字山英雄連·····	三六
戰士和演員·····	四四
看到蔣興珍照片的時候·····	五三
兒子和母親·····	六〇
祖國的早晨·····	七三
後 記·····	七六

最初看到的

車到安東的時候，天已經亮了。機車在站上喘喘氣、喝足了水以後，昂起頭來長嘯了幾聲，然後就緩緩地向着國境綫、向着鴨綠江進發。

火車一跨上鴨綠江橋，車廂廣播器裏就放送出「雄赳赳、氣昂昂」的曲子來。江上的景色和雄壯的戰歌，把我們激動得無法自持，同志們違反了列車行駛的規矩，統統把車窗打開來，讓秋天早晨的江風清爽地披拂在身上。江上很開朗，砂洲反射出黃色的光；江水厚厚的，像染廠裏的淡綠色的印染水一樣。我們曾在新聞週報上看到過煙火沖天的鴨綠江大橋；那時，我們的戰士們、民工們像救火隊員那樣的英勇，以救火車一般的速度跨過江橋、奔向三八綫，用他們的滿腔熱血，澆熄了瀰漫着整個朝鮮大地的濃煙毒燄。現在，當我們的列車勝利地、有節奏地駛過江橋的時候，我們彷彿看到了祖國建設的列車，也同樣勝利地按着節奏，經歷千辛萬苦，向着社會主義鮮麗的目標奮進。

車過新義州以後，同志們都擠到車廂門口和窗口，讚頌着色彩鮮妍、綿延無盡的羣山。山峯和岩壁上鋪滿了丹楓和五角形的、放射狀的紅葉，一簇一簇，紅得像雞冠；青

松和藤柳夾在當中，把連綿幾百里的山羣打扮得像過節一樣，近山，還能分辨出樹叢和枝葉；遠山，像一幅萬里畫軸似的，鋪展在朝鮮的國土上。在每一條秀麗的山谷中，都伸展出一條條清澈的澗水從鐵軌下淌過。時令雖是重陽過後，但這裏的天氣仍跟我們的江南差不多，風吹在身上既涼快又清爽。

鐵路兩邊許多小小的河谷平原上，稻穗像松鼠尾巴一樣重甸甸的垂着，一片閃亮的金黃。一羣一羣穿着白衣白裙的朝鮮婦女和老大爺正在收割晚稻。當我們的列車飛奔而過的時候，她們就站起來搖着手裏的稻束，向我們歡呼。

列車奔馳在這樣一個戰友的國土上，真使我們感到像走進了世界上最大的花園裏。

這是一片多麼美麗的和平景象啊。可是，這已經不是古老的和平日子，而是經過了一場殘酷的血火鬥爭勝利之後的和平景象。夾在這美麗的和平勞動的畫幅中間，還處處殘留着二十世紀兩腳獸的暴虐的痕跡。幾乎鐵路沿綫的每塊田地當中，都有盛滿污水的重磅炸彈的彈坑；不管是大站、小站，所有的車站候車室、辦公室、月台，以及其他建築物，全被美國鬼子炸毀了。月台毀了，停車綫旁邊差不多都是跟軌道一樣高的鬆軟的土地。美國鬼子帶着獸性的瘋狂想毀滅朝鮮、毀滅朝鮮人民爲了美好生活而建設的建築物。可是，現在，在田地裏、在車站上，這些殘留的彈坑和歪倒路邊的機車，它已經不

是說明美國鬼子的「威力」，而是成了美國鬼子在別人土地上犯罪的證據。

在我們火車向東開的時候，我們一方面看到戰前古老的城市被摧毀了，但另一方面，在每一個車站上，每一個城市的廢墟上，都看到各色各樣打扮的人：工人、學生、農民、機關幹部和居民在抬木料、搬石頭、架屋樑。一幢一幢嶄新的候車室、住宅、教室……，正從平地上站立起來。

在清川江和別的好幾條大河上，當我們列車通過便橋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志願軍鐵道兵團的同志們站在正在架設的鋼架上，和我們招手歡呼。他們在從事永久性的鋼樑大橋的重建工作。祖國的英雄子弟，不但在戰爭中和朝鮮人民的血流在一起，而且在朝鮮人民重建戰後和平生活的時候，同樣充滿熱情地流着自己勞動的汗水。在這些大橋鋼架上，常常可以看到貼着戰士們表示自己決心的標語：「支援朝鮮人民恢復和平生活，直到朝鮮人民重建工作的完成。」

在宣川，我們碰到了自平壤迎面開來的一列客車在沿綫正點行駛。這是一種在戰爭中用煤灰塗抹過的黑色的車輛。

在我們列車向東開的時候所看到的情景，多麼像一九四九年我國建設事業剛剛開頭的那些日子啊！

車站外面是平靜的、比天還藍的海灣。環抱着海岸的是城市，等到我們看到這個城市的時候，剛才歡樂的情緒，頓時就從我們的臉上消失了。環着海灣的這個城市，只剩



朝鮮人民把慰問團的同志抬到會場上。

車到元山港，成百成千的婦女和學生，一下子就把我們圍在廣場上，圍成了許多圈子跳起舞來。廣場上馬上就變成了一片彩色的歡樂的海洋。一位年輕的母親，懷裏抱着一個穿着人民軍制服的兩三歲的孩子，夾在人羣中跳舞。看到那個孩子，大家都激動起來。許多同志爭着去抱他，親他，把一束束楓葉襯的粉菊送給他。

在元山人的熱情包圍中度過了一小時，可是誰也不願意馬上就分開。雖然前邊的站上還會有許多熱情的友人在等待着我們，可是我們總是不願馬上離開這裏。

下一些斷煙囪和鋼筋水泥的斷牆，可是它分佈的面積是那麼廣。這是一個大城市。但房屋却剩下不到幾間。在我國反抗日本鬼子侵略和消滅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戰爭中，從來還沒有一個城市經受過像這樣嚴重的摧殘。元山的城市建築雖然從地面上毀掉了，可是人民却依然生活着、戰鬥着。英雄的人民以整整三年的時間，在保衛和平的最前綫抗擊着美帝國主義者毀滅性的侵略。這抵抗的結果，不但使朝鮮人民在度過了三年艱難的生活之後，現在又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明媚的陽光下笑着、跳着；這抵抗的結果，也使我們祖國更有了把城市和車站修飾得更美麗的可能。

看到這裏殘破的月台，不能不使人聯想到幾天前才走過的津浦沿綫車站上白潔的候車室和站台上一叢叢盛開的粉菊。我們祖國每一寸土地的建設，我們祖國每一幢樓房的落成，不但有我們自己英雄子弟在三八綫上浴血苦戰的代價，而且也有着鴨綠江東岸英雄友人毀家、流血的支援。

英雄的友人

十一月中旬，我們訪問了對敵鬥爭最尖銳的地方——三八綫上的鐵原郡；訪問了站在戰鬥最前哨的敢鬥爭、會勞動、善歌舞的英雄的朝鮮友人。

一天，我們到鐵原郡的安峽鎮去。熱情的朝鮮同志們總是喜歡遠距離地迎接自己的友人。在我們離安峽鎮還有三十多里路時，朝鮮友人就開始排列在青松紮成的牌樓下，等着歡迎我們。一路上我們經過四道這樣友誼的松門才望見安峽。一到安峽，幾百個少年兒童和青年學生一下就把我們抬起來了。從歡呼着的友誼的夾道中，把我們一直抬到會場上。

開會的廣場上，殘留着很多幾寸高的鋼筋水泥建築物的牆角。看來這裏在戰前是有很多很大的房子的。主席台前還有一叢殘存的薔薇，可以想見這裏曾經是和平的朝鮮主人經常在這旁邊散步的花壇。這個戰前有着兩千多戶人家的安峽鎮，和其他千百個朝鮮的城鎮、村莊一樣，已經被美國鬼子翻過來覆過去的炸得連一幢房子也不剩了。古老的安峽鎮雖然從地面上消失了，可是，人民的安峽、活的安峽，却仍在進行着鬥爭。在戰

爭中那些艱苦的日月裏，人們鑿穿了岩壁，住在山洞裏：農民依舊在種田，學生依舊在讀書。現在，我們又看到許多新的房舍在這裏的廢墟上修築起來。

在安峽的第二天清早，我們推門一望，只見地下積了一層像雪一樣的濃霜。雖然才是十一月初旬，可是氣候已冷到零下十七度。水一潑到地上，馬上就結成冰塊。這時，不管是大入、小孩，都還穿着夏秋的衣服。男人大多下邊穿單褲，上身穿單衣，套上一個夾背心；婦女大多是在單褲外邊罩上一條綢裙子，上邊也是單褂子。只有很少的人穿棉衣。棉衣，跟他們的房屋、財產一樣，統被美國鬼子毀了。現在天氣雖然這樣冷，穿得這樣單薄，可是不管老人或小孩，你不會看到有那種彎腰駝背瑟縮一團的形象。

朝鮮人民真是硬骨頭，不但在嚴寒面前沒有瑟縮一團，就是在敵人的砲火底下他們也能非常堅定的生活。我們在鐵原郡曾訪問過在砲火下堅持生產的農民，也訪問了在砲火下從不輟學的學生，以及在砲火下堅持教育的教師和在砲火下仍然唱歌跳舞的婦女。我們永遠忘不掉和鐵原人民相處的那些日子，永遠忘不掉這些非常堅強的、可敬的友人。

我們訪問過一個村子，在酒會席上，一位名叫徐富全的老太太坐在我的旁邊，緊拉着我的手。她是人民軍的母親。兒子早就參軍了。我請翻譯同志問她，她的兒子可曾立過什麼戰功。老太太平靜地說：「從一九五〇年就沒有信回來了。」我心裏緊張了一

下，怪自己不該在這個歡樂的辰光，突然插進這樣一句對於一個媽媽來說、可能勾起她的痛苦回憶的問話。可是媽媽却依然那樣的鎮靜。起初，我簡直不能理解這樣的感情。當天晚上，有一位同志告訴我們一個故事。這故事發生在鄰村：有天下午來了一羣敵機，一位朝鮮母親（她的丈夫參軍去了）懷裏抱着一個孩子，背上揹着一個孩子，身邊站着兩個孩子，一同躲到防空洞裏。一個炸彈正落在洞門口，洞口坍了，泥土和瓦斯將洞口塞緊了。待我們部隊將她從坍了的洞裏扒出來時，她剛從窒息中甦醒過來，突然發現手裏抱的，背上揹的，身邊站的，在一小時前活蹦活跳的孩子，現在沒有一個叫娘了。她一下就暈了過去。把她救醒後，她沒哭一聲，眼睛直楞楞的坐了整整一個通宵。第二天一早，她就默默地扛着鋤頭下地去了。以後，我們在各個部隊裏都聽到過許多多在敵人暴行面前一聲不吭的故事。在花岩里有位金明玉大嫂，當我們幫朝鮮人民修水壩的戰士婉謝了她送來的紙煙時，她哭了，哭得很傷心，哭得我們的戰士沒有辦法來勸止她。可是事情隔了不過一個月，她的十三歲的姑娘被敵人飛機炸死了，她却一滴眼淚也沒有掉。朝鮮人民就是這樣：在敵人的暴行面前，他們一聲不吭，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以後，就用各種實際行動來狠狠地回擊敵人。戰爭中，朝鮮人民的感情是這樣的深沉，又這樣的奔騰，恨什麼就恨在心裏，恨得很深；愛什麼，馬上就把心掏出來給

你。和志願軍戰士一見面，他們的感情就無法壓抑。他要留你吃飯，你不能推辭；他要和你跳舞，你不能說一聲不會；他要送你禮品，即使你的理由再多也不能不收。

我們訪問過許多村子，接觸過許多人，特別是那些可敬的農民婦女們。她們經受了丈夫犧牲、孩子被殺、房子被燒燬的深重的戰爭苦難，可是她們馬上又挺身出來，站到丈夫和兒子的崗位上，負起後方農業生產的重担。在戰爭中，農業生產的困難是很多的：青年男子全都上前綫去了，大批青年婦女也參加了戰爭勤務，耕畜農具又被敵人大量破壞，敵人的飛機大炮又整日整夜不停的轟炸。在農業生產遭到這許多困難的時候，婦女們却勞動得那樣好，就是在炮火底下，她們也使糧食的產量超過了戰前和平日子的最高年產量。這真是一個奇蹟！我們訪問過一個叫做建設里的村子，里黨委員長給我們介紹情況時，說他們村子的糧食也超過了戰前的最高年產量。當我們問他原因時，他就站起來指着全會場說：「我們的婦女日夜都在勞動。」他請坐在我緊對面的一位女孩子站起來，介紹給我們說：「她也是勞動模範。」她穿着綠格子花的短上衫和白綢長裙，孩子似的笑著和我們每個同志握手，並且介紹說自己的名字叫貞子。她的未婚夫和兩個哥哥都上前綫去了，家裏還有老老少少七個人，但能下地生產的，只有她和她的五十多歲的母親。就是這一老一少的兩個婦女，却種了二十五畝水旱田，一九五三年收

了五千四百斤糧食。她說她的勞模事蹟很簡單，就是日夜種田，白天披着樹枝樹葉下地，夜晚藉着月光，藉着敵人的照明彈在田裏幹活。

我們到過停戰前在敵人砲火整日整夜不停地轟擊着的三八綫上的一個王毗里村莊，訪問過這裏在砲火下堅持生產的農民。他們站在自己耕種的土地上可以看得出對面山上敵人的動靜，聽得見美國鬼子們的叫喊。他們就站在這塊土地上，身上插着樹枝，面對着敵人的砲火耕種。那股英雄氣概，使我們感到他們是在驕傲的向敵人宣告：世界上決沒有任何一種野蠻的力量可以使朝鮮人民拋開他們勞動的權利！

在一個深山的小村子裏，我們訪問過一位榮獲共和國最高勳章「勞力勳章」的英雄崔貴女。她是一個在戰爭的困難條件下，以自己耕種的糧食，親手撫養了十個孤兒的母親英雄。崔貴女今年才二十四歲，身材不高，也不會講話，外表上和一個普通的朝鮮婦女一樣，可是她熱愛祖國的良心，使她作出了這一件偉大的革命人道主義的事業。

一九五〇年她和丈夫一道轉移。趕部隊反攻回到家鄉時，整個村莊連一棵樹也沒有了，原來是一個有三十六戶人家的繁榮的村子，現在只有六戶人家了。她心裏恨透了鬼子，她想找一些工作做。她看到村子上有四個無依無靠的孤兒，他們的父母都被美國鬼子殺害了，這四個孩子在亂草窩裏轉來轉去。她心裏難受極了。她想撫養這四個孩子，

可是回過頭來看看自己的處境，自己也是赤手空拳。這時她丈夫又支援前綫去了。一個人要撫養這四個孩子是很困難的，但她終於把這四個孩子拉到身邊來。這時正是十二月的嚴寒季節，孩子們沒有衣服穿，她就把自己的衣服拆開來縫幾件小衣服給孩子們穿。沒有房子住，她就在大山底下蓋了一間草棚。開春的時候，崔貴女多耕了當地農民拋荒的七畝土地。就這樣，崔貴女在三年戰爭中親自跑到前綫去收養孤兒，一共收養了十個。一九五三年一月她自己又生了一個孩子。她和她丈夫兩人帶着十一個孩子。怕飛機傷了孩子們，她們就在大山的岩石層中打了一條坑道給孩子住；怕孩子餓了，就日夜不停地種莊稼。她既是個母親英雄，又是個勞動模範。去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授給這位母親英雄以一枚共和國的最高勳章——「勞力勳章」；同時，爲了獎勵她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成績，又授給她一枚「勞動勳章」。

崔貴女的願望不光是要使這些孩子們得到飽暖，更重要的是她是要把他們教養成建設祖國的有用人材。她把四個已經到了學齡的孩子送到學校去讀書，其中有一個讀初中，還有一個讀小學。這兩個孩子都是全校的「超優等生」（門門功課都是五分）。一個名叫尹錫烈的小姑娘是學校少年團的團委，在初一和初二兩個學年內，她都是全校的超優等生，十五門功課，兩年來一直保持著五分。崔貴女在孩子們的身上看到了祖國未來的



感謝志願軍叔叔替我們蓋了新教室。

希望，看到了祖國新生的力量，於是，對撫養孤兒的信心就更高了。我們永遠記得她在座談會上說的一句震響山谷的話：

「我向全世界的母親們要求：當你們碰到孤兒的時候，請你克服一切困難把他收養起來吧！因為兒童是我們人類的未來，是人類的希望。」

在朝鮮深山中的僻靜的村子裏，一個普通的年輕的農婦會說出這樣一句多麼高尚，多麼英雄的話啊！她不大會講話，可是這幾句話却說得這樣有力量、有感情、有理想。

我們還訪問了鐵原第二中學。一排五十間新校舍建築在一個河谷平原上：前邊是清澈明媚的大河，寬廣的河灘運動場；

背後是秀麗的山峯。校門口大花壇上有一塊稜形的碑石，上面用朝中兩國文字刻着「中國人民志願軍建築校舍紀念碑」這十四個大字。我們去的時候，孩子們正在河灘運動場上踢球；我們和教師們談了一會以後，教導主任就領着我們去看戰時的校舍。順着一條山谷走了六里地，就到了一座高山底下。懸岩下面有一個洞口，藉着手電筒的光，我們走進一個凹在岩層當中的自然山洞，這就是戰時的校舍。這一個山洞和現在新建的這些校舍，實際上已經成了戰爭與和平的兩個時代的對照。教導主任一邊領我們參觀漆黑的山洞，一邊給我們介紹戰時教學情況。戰前，在這一帶有一所中學，戰爭一開始就被美國鬼子炸毀了，於是校裏就挖了幾個大防空洞上課。後來這幾個防空洞又被炸毀了，沒有地方好上課了，可是學生們固執地要求讀書。他們向學校領導上表示自己熱烈的學習願望，他們說：美國鬼子總有一天要被我們打敗的，在趕走了敵人之後，如果我們青年人沒有科學知識做準備，那拿什麼本事來建設自己的祖國呢？

學生們的讀書情緒很高，可是沒有可以防空的教室，於是教師們就採用了分散的方式，到各個村子裏去巡迴教學。往往同樣一堂課，教師要跑十幾個地方，重覆講十幾次才行。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找到了這個可以暫時作爲校舍的自然山洞。洞裏是黑的。沒有燈油，學生們就到松樹上去括樹脂來點燈；沒有墨，就用木炭屑調成墨水；沒有紙，